

●黄代本作品集

太阳 出来 瓦上 霜

黄代本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阳出来瓦上霜

TAI YANG CHU LAI WA SHANG SHUANG

黄代本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代本作品集 / 太阳出来瓦上霜 编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59-4998-5

I. 黄… II. 黄… III. 文学 - 综合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F7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841 号

书 名	黄代本作品集 / 太阳出来瓦上霜
编 著	黄代本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 任 编 辑	雪平阳
封 面 设 计	李文燕
印 刷	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5 印张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998-5/I·3335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

觉后空空无大千

(自序)

在你十分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却离你越来越远。在许多年的等待和努力劳而无功之后，在你心灰意冷放弃一切之后，这件事却又来到了你的身边。出一本书对我来说，曾经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写不出这么多来，另外一方面是写出来之后又到哪里去找钱来出书呢？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一不留神，自己就成了弱势群体。在还有生存压力的时候，出书的事，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在这样的处境和心境下，我的写作也就在一种散淡的状态下断续地坚持了下来。直到去年的五月，我的学生孙继亮从巧家上来，在喝茶的时候，他说要帮我出书，我才就像学生交作业一样紧赶慢赶，一赶就赶出了散文集《我的河山》和文化散文《入滇第一关》以及这一本中篇小说集《太阳出来瓦上霜》。借这本书出版之际，要感谢我的学生孙继亮是没有说的了，其次要感谢的是《滇池》编辑部的全体老师和所有编辑。毫无疑问，他们对我的关心，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值得我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对我的偏爱和包容，让我在很短的时期内很快进入状态，一口气写出了这么多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果这就是散文和小说的话，我想我还写得出一批这样的东西来。另外，还要感谢的是我的领导陈昌院长，是他的大气和包容让我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漩涡中解脱出来，并很快进入状态，在半年的时间一口气写出了这本小说集。由此，我对山水相连的曲靖那片神秘的土地致敬。如果我还能为了昭通文学之外的

文学做点什么的话，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不是昭通人的外地人的心血。

在去年的九月，为了写《入滇第一关》，我到了豆沙关，书写得如何暂且不说，但有一点，我是认真的，在写作中我怀着一种疼痛的心灵进入历史，常常自己将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写作中，我跟许多豆沙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书稿写完不久，我的学生孙继亮送钱来给我，由于我连取钱都不会，他将钱取出来数都没有数就给了我。我从写豆沙关的感觉里找到了进入乡村的角度，在两个月的时间写完了《我的河山》。由于多年来阅读沈从文的缘故，我的作品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不论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我的写作都围绕一个叫泥鳅河畔莲花村的村子来写，这个村子不一定是我在其中生活过的村子，但却是在我的心里装了好几十年的村子，这个村子就是嘉庆年间我的祖先从湖南背回来的《黄氏家谱》上记载的湖南清泉县莲花乡莲花村，这个村子我一直想去看看但一直没有到过，自从我接触了家谱那一天起，这个村子就在我的记忆里生了根。树的根在地下，人的根在头脑里，即使在头脑里，也还是应该沾点地气。要不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昭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想的，在众多的昭通作家中，我不是文学的圈子中人，我对什么东西都看得不重，对于文学，我没有非要达到的目的，既不想靠它来改善环境，也不指望它来谋取名利。所以，也就不想挤压和排挤别人，为别人的一点成绩欢欣鼓舞，为一片树叶一朵黄花一滴秋雨而感动，我就每天都充满快乐。一切都在自生自灭，该出现的东西他自己会出现。在多数人描写苦难的时候，我探寻的是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在我的写作中，泥鳅河畔的莲花村，既是一种地理学上的概念，又是一种纯自我的个人情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写作中出现的泥鳅河和莲花村，是一种自我想像中一种理念化了的作为寄情托物的山水依托地，在这个并不一定真实的地名里，寄托了我无言的哀愁和忧伤。而那些连绵起伏的群山和云横雾锁的村庄，只是一个我切入乡村的角度，带有我个人的一些主观的感受，但也不能当作我家族的家谱来看，我只是将他们的事迹加上了合理的想像。这些只是泥鳅河畔莲花村的浮在表面的一部分，而不是莲花村的本质，也不是我知道的全部。因为许多东西我不敢写，也不愿写。在无数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伏案而思，沉浸在泥鳅河畔莲花村给我最初的记忆里。而对于我曾经生活了十多年的村庄，我在那

里受到伤害和给了我屈辱的村庄,我有一种过客的感觉,都说往事如烟,其实往事并不如烟。如果我的创作真的伤害到他人,倒真的出乎我的意外。我只是按照我对这一片土地的理解,来写出这一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疼痛和挣扎。我虽然心胸狭隘,但也还没有堕落到用文学作品来发泄私愤的程度。

在今年的三月,在圆通动物园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到昆明去领取“滇池文学奖”,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在别人的眼中,昭通文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借用一句《金刚经》上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应作如是观”。不知各位以为如何。我觉得,我们不必自卑,但也没有必要无限的自我膨胀。昭通是很神奇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一样。真正的作家可能还在今天不为人知的为衣食作低层次挣扎的人群中,该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出现,后来的人们也许不会记住他们,但会记住他们的作品。对于那些刚刚起步就互相以作家自称的朋友们,我觉得应该由作家的姿态退回到作者的心态,由到处起哄退回到寂寞的耕耘,由心情急躁退回到人格的修炼去。一个作家的出现是需要长时期的准备的,是社会和读者的公认而不是自称。我们没有必要性急,在书写自己的生活和神秘的昭通大地的时候,要对这片神奇的土地的过去和现在作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我从去年开始进入写小说的状态,如果作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么五年以后,我的小说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而我一口气写出的这本小说集,肯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每一个热爱昭通的朋友和读者包容和作善意的批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自己明白我自己,不论是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都是在我完成我的忍辱波罗蜜,我都能坦然接受,你可以批评我的作品,但你不能将我想得像你一样的阴暗。你不要只看得到别人写出了什么,你要考虑别人在写作的时候你自己在干些啥子。就我来说,我的一切都是昭通这片神秘的大地给的,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这一片神秘的土地,是这一片大地上神秘的历史文化造就了我,不论你给了我怎样的结果,我都感谢你给我的一切,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灵写下我看到的一切。你不要关注我究竟能走多远,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我还没有到写不下去而自我重复的地步。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对于写小说,我对什么技巧之类很整不清楚,也不想花太多的功

夫。我只是觉得,就写作而言,要贴着人物来写,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手法,所有的故事都得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人讲起。只要是稍有分量的作品,都逃不了有个人影子的铁律。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我只是加上了我的理解和合理的想像,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人性的合理展示。我作品中出现的人事上的得失以及他们的欢乐和哀愁都是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至今还有来往的至亲或远房亲戚,我对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生存状况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出现时,我将他们安放在特定的环境里,也就是我命名的泥鳅河畔莲花村。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名很好,想起来就如雪后初升的太阳一般,有一种温暖在心。

作家是要靠作品来说话的,如果我们把作品比作是作者的子女一般,那么,有什么样的作者,当然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要生出狮子来,首先自己就得是狮子。如果自己是老鼠,那么,即使胀破了肚皮,生出来的还只能是老鼠。现在的社会,“身背死老鼠,冒充打猎人”的太多了,自以为是,而结果往往不是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想再步别人的后尘,一切改天换地的努力,到最后都会被大自然还原成无法寻找的废墟,那么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除了诚实地记录下这一片土地给我的印象,记录下我的悲哀和欢乐,我还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暮鼓晨钟,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这是去年我到豆沙关时在观音阁前的石碑上看到的一句话,想到观音阁,我就想到了我应该为这一片神秘的大地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就想到了老黎山上的雾,这雾铺天盖地蔓延开来,在我的小说里反复出现。因为这本小说集里的小说多数都是在我写完《入滇第一关》之后写的,是写我卑微的努力和低层次的挣扎的。我也想写成《红楼梦》,可惜我不是曹雪芹。

是为序。

2006年白露节。

目 录

觉后空空无大千(自序)

当阳桃子背阴李 / 001

躲背风 / 029

背阴山 / 053

是谁偷走了红豆杉 / 079

丁心兰脱贫 / 107

找水 / 133

太阳出来瓦上霜 / 165

沼泽 / 197

荷花荷花 / 223

切入当下农村生活 / 雷平阳 235

散文方阵笼罩下的小说文本实验 / 杨 明 236

沐风之歌 / 杨 明 239

万水千山总是情 / 季 风 242

纯净的文本写作 / 萧 然 245

自然状态下的自然写作 / 任继敏 247

西部文字·西部之魂 / 周明全 249

苔花也学牡丹开(代后记) / 答记者问 251

秋收已经过了,该收的已经收起来了,山上山下,对河两岸早没了护秋的人们。农民们说,八月的觉是最好睡的,因为八月的天气不冷不热,既不担心山上的洋芋,也不担心田里的稻谷,苹果也下了树,只有山上的萝卜还没有收,因为不管钱,家家都有,自己的都吃不完,谁还会去偷别人的呢?拔掉萝卜窝窝在,你帮老娘的粪都带出来,这样的笑话只会在其他地方存在,在莲花村是不存在的。在莲花村,即使你真的拔了别人的萝卜,也没有人会说你,也用不着老是往心里去,心里没有负担,就睡得着觉,不但睡得着,还十分好睡。即使是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也只有部分人从梦中醒来,醒来一下又迷迷糊糊地睡去。那些早起挑水的人们从浓雾中走过,给人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有人问,天都要亮了,好大一声响,就像是打雷一般,不知是啥子响。有的说听着,有的说没有听着,搞不清是啥子东西响。当然,有些是搞不清的,有些也还是搞得清的。一会儿,就见阳桃子的妈儿了宝了地哭着从村子边上来,她的外孙女秋菊也在哭,在挑水的大春费了好大的劲才搞清是他的亲家母今天一早就坐秋菊的舅舅阳苹果的微型车送外孙女秋菊回来,老远就闻到了火药味,见房子都被抬掉了一半,喊也没有人答应,阳苹果翻进去就见血肉横飞,她的姐姐阳桃子已经不成形了。大春的亲家母边哭边说,不知是什么贼杀的砍血脑壳的做的丧德事,老娘拿着他么,吃他的肉挖他的心都不称心。然后又骂张正凤这个烂厮,多鸡巴

管闲事，帮阳桃子介绍到这里，害了她的女儿。

生有地头死有路，哪个该从哪条路去是有个一定的，昨天还在活鲜鲜人见人爱的阳桃子，一夜之间就成了见到就会发恶心做恶梦的死尸。死者是大春的儿媳妇阳桃子，今年才二十三岁，她的刚满五岁的小姑娘秋菊跟她舅舅阳苹果到蛤蟆溪她外婆家去耍，所以就幸免一难。莲花乡派出所接到报案的警察在陈大富和李大富的带领下，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在死者阳桃子的阴部检出了精子，说明死者在被炸死前同他人有过性关系，问题是强奸还是通奸，是仇杀还是情杀呢？收集了该收集的证据，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对爆炸现场周围的村民进行了询问，了解了死者生前同哪些人有过来往，同哪些人有过矛盾。警察要在这众多的线索里寻找犯罪嫌疑人，要从众多的线索里寻找有用的线索，就首先想到死者阳桃子的丈夫秋生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平时两人的关系怎么样，在爆炸的当晚到哪里去了。通过一天的走访，弄清了死者的丈夫秋生在黑树镇搞修建，夫妻关系不好，听说秋生在外乱搞，两口子经常在吵闹，秋生就经常不回家。所长陈大富就决定赶到黑树去，先对秋生采取措施再说，现在的老板都是这样，秋生有犯罪的嫌疑，搞不好是这个狗日的买凶杀人。秋生被抓到了公安局，他也是痛心疾首的样子，要求公安的立即破案，抓住凶手，还他的清白，为阳桃子报仇。他承认他有了钱后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起码搞过三百多小姐，特别是跟莲花乡的党委马彩虹书记经常在一起搞，但他坚决否认他杀了阳桃子。警察李大富有些纳闷地说，看狗日的这个样子，可能真的不是他干的。问题的问题是，不是他干的又会是谁干的呢？又经过多次的询问和排查，发现案发的第二天阳桃子家背后的贝阴李不见了。再查，就发现在案发的头天阳桃子和她家背后的张正凤吵了架，为什么吵呢？据村民说，阳桃子的丈夫和张正凤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阳桃子是张正凤亲的表妹，两个人是亲表姊妹。问贝阴李到哪里去了，她的母亲张正凤就像呆的一样说搞不清到哪里去了，目光有些茫然。这样一来，贝阴李就成了重点嫌疑人，抓到贝阴李就成了破案的关键。

二

对于阳桃子的死，除了她的母亲和弟兄感到难过和悲伤外，她的丈夫秋生也十分难受。在安葬了阳桃子后，秋生也是就像呆了一般抱

着女儿落泪。秋生是莲花村搞建筑的小老板，在初中毕业后到巧家去搞了一段时间的建筑，老板带不得人，秋生同老板炒了一架，一赌气就回来了。闲了一段时间，在县法院工作的舅舅金白龙就请人乱了让秋生到城里的建筑队去当施工员。搞了几年，学会了看图纸，就觉得总是帮人也不是个事，他就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先是帮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修砖房，搞到两个钱后，在乡镇的领导家死人抬丧的时候，就找机会去表示一下意思，后来就在乡镇接一些小的工程搞搞装修，打打水泥地皮。跟着秋生一起做工的，多数是同一个村里的，要不就是有点血缘关系的老表弟兄。在泥鳅河两岸的建筑行业里，这几年出现了许多老板，秋生吸取了巧家老板的教训，他开的工钱不算最高，但都是月月算清。在莲花村，外出打工的人很多，有些人年头做到年尾都拿不下工钱来，农民是实际的，赊三不如现二，大家都认为秋生会带人，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秋生干。跟的时间一长，就有了感情，即使平时有个什么紧急的事，开一声腔，找借起来也方便一些。就这样搞了几年，秋生的建筑队就小有发展起来，他本人也就成了全中国最小的老板。

秋生修建的房子，质量是过得了硬的，大家都愿意请他，在莲花街上帮律师耿生钱修房子的时候，钱乡长同秋生在县法院工作的舅舅金白龙是同学，通过耿生钱的牵线搭桥，送了好几万钱，秋生又接手了乡政府的一个修办公楼的工程，工程造价在一百万左右，平时都是接手几万元的小工程，能将莲花乡的标志性工程乡政府的办公楼夺过来修，对秋生的事业来说，具有里程碑性质。所以秋生十分高兴，就对在帮耿生钱家打水泥板的民工们说，日他妈，今天高兴，我请大家喝酒。十多个民工，都是莲花村的，大家早早地收了工，在四川人邓禄祥开的“兰花”酒店里，包了一大桌。秋生说，兄弟们跟我干事也辛苦，我秋生能有今天，跟大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今天我请弟兄们喝酒，大家要尽量，哪个作假么就是狗日的。十多个人，放开掉的喝，平时哪点玩过这个格。老百姓说的是吃人不穷，胀破狗肚。从红日山岗喝到夜幕降临，有些人就开始爬在地上还酒钱了。

从莲花街上到莲花村，只有五里路，民工们都是早去晚来，骑着摩托，几分钟就到了。秋生叫大家小心，骑慢一点。一个叫贝石的，是秋生家姑奶奶的孙子，也就是说贝石的奶奶和秋生的爷爷是亲两姊妹。贝石说，这个酒好喝，喝恁么多，但还不打脑壳，老表放心，分分钟就到了，听说计划生育会越抓越紧，我要赶在狗日些下手之前搞出一个娃儿来，

我算过日子的，就是今天晚上，婆娘在屋里洗了等好的，最好搞出一个姑娘来，以后多有一个走处。贝石一边说一边模拟性交的动作，大家就笑贝石说，这个狗日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两个儿子了他还想要一个姑娘，多多的要些整啥子嘛，追不上棺材撵不上庙的。贝石说，不要上国家的当，多养两个，一窝不叫一窝叫，三年的活路影无踪，三年的娃娃会拔葱，我们就是这点怂样子了，说不定娃娃些今后还会干点大事出来。其他人就说，不要做梦了，龙养龙，凤养凤，耗子养儿会打洞，你养出两个泥水匠来倒很有可能。说笑了一阵，大家骑上摩托就走了。

人些走后，律师耿生钱问秋生，你舅舅最近给过来，秋生说，上个星期刚刚来过。耿生钱说，下次来，你给我讲一声，我安排钱乡长和他到泥鳅河的“花船”上去聚一下，最近凉山那边过来几个彝族姑娘，就像俄罗斯过来的一样，个子高得很。一路说了些闲话，秋生和耿生钱在工地上看了一会，计算了一下工期，说了一些感谢耿大哥帮忙的话。耿生钱说，兄弟你这样说就见外了，你舅舅和我是多年的弟兄，不是一般的关系。一支烟都还没有抽完，秋生的手机就响了，说是贝石将摩托骑下泥鳅河去了。

贝石骑着摩托车，也真的是分分钟就到了泥鳅河边。泥鳅河上有一座桥，是近几年修的，也是秋生带着人修的，在修桥的时候，贝石是从头至尾都参加的，层层回扣和偷工减料下来，桥就越修越窄。桥本来就又高又窄，又加之桥修好不久，贝石就在夜间将桥两旁的一点钢筋护栏锯走卖给卧佛城里收废铁的邓二娃了，只剩下一坐滑桥，就像一根扁担一样担在泥鳅河上，在刮大风的时候，走路都有点飘，何况是骑着摩托的。我胆子有点小，怕有恐高症，在回家的时候，到了桥上，就要下来将车推过去。从莲花街上回莲花村，要上桥的时候，几乎要转一个九十度的弯，而喝醉了酒的贝石将车骑到七十码，自然是一飘就下河去了，就像一片秋天的落叶一样。贝石的脑海里闪过他妻子张正凤的身影和他在黑夜锯钢筋的情景，接着就什么都知道了。这样一来，他想再要一个姑娘的想法就不能由他来亲自实施了。

如果是遇到心黑一点的老板，你来帮我，我是开你工钱的，实际上就是你在为你自己做事。在工地上出事，我还有点管理不善的责任，在回家的路上出的事，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虽然是亲戚，已经过了三代了，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了。秋生打电话给他舅舅金白龙咨询了几个法律上的问题，金白龙说，责任倒是没有，如果手里宽裕么，从道义上可以

给一定的帮助。

我从最近几年的观察下来,那些生意人,他对你的客气程度,完全同你这个人是否能为他创造价值以及能为他创造多大的价值有关,生意人的一分钱都是不会乱花出去的。秋生也是生意人,他的钱自然也是不会乱花的,对于贝石的事,他心里有了底,但他有他的想法,他虽然尊重舅舅,但舅舅的话他也不是全听。除了道义上的帮助外,他要做点给村里的人看,这几年搞什么的都有,搞修建的也多得很,要互相竞争,手下就要有几个技术好一点的兄弟。他不想给村里的人和手下的弟兄无情无义的印象,就安排人将贝石送到了清泉县医院。

现在的医院已经不是前些年那个概念了,要医病么,拿出钱来。贝石在医院里,只有一口悠悠气,医院里要喊先交五千元的住院费才用药,贝石家砸锅卖铁也给不起,他媳妇倒是管点钱,一时也处理不了。秋生叹了一口气,就拿了五千元给贝石的妻子张正凤去交住院费。跟着来的其他弟兄就对张正凤说,秋老板确实是大仁大义的。有的就说,这样的老板确实不多了。张正凤也就十分的感激秋生,在悲伤丈夫贝石的同时心里也就有点温暖,就像占了人家的便宜一样。

其实,死马当作活马医,医也是活人做给活人看了,贝石到底没有喘过这口气来,连死了之后的安葬费都是秋生出的。秋生不但出了安葬费,还打电话将他的表叔,远近闻名的风水大师陈代理从四川请了回来为贝石选了一个发财也发人的墓地,为贝石念了一个“对灵经”,带着一帮弟兄一直忙到将贝石安葬完。

贝石家妻子张正凤刚好三十出头,带着两个娃娃,大的叫贝阴李,今年刚满十岁,在读小学三年级,贝阴李已经在懂事了,在为贝石“招灵”的时候,抱着一个“宝瓶罐”,眼泪顺着淌下来,老一点的女人看了,都跟着伤心,都说这个娃娃太可怜了。他的兄弟叫贝阴平,今年刚满七岁,在村里读小学一年级。一个农村妇女,身边带着两个娃娃,张正凤也就做不了什么,一年的各种费用也就是靠贝石在秋生的建筑工地上打点零工,贝石一死,就断了生活来源,就真的悖时了。秋生不但连贝石的医疗费和安葬费付了,平时还要关心一下,问问有些什么困难,是不是需要帮帮忙。对于张正凤来说,困难肯定是有的,有些困难自己能克服,一忍就过去了,有些困难就需要别人帮忙才能解决。

各有各的难处,贝石的两个娃娃都是儿子,贝石和妻子张正凤商量还要一个小姑娘,日子都算好了的,本来想休息一天,一件事一件事的

做好,但律师耿生钱又急着打板,随着贝石一死,他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当然,只是贝石还要一个小姑娘的愿望不能实现了,张正凤倒还有机会,虽然是国家政策不允许,但也不触犯刑罚,躲着生偷着生,一棵草有一滴露水。国家也是吃多了管闲事,生出来又不要国家养。国家是抽象的,娃娃是具体的,如果把握得好,要两个三个都有可能。

三

莲花村的老百姓常说的一句俗话是,慈悲生后患。人都是这样,人牵着不走,鬼牵着跑得快得很。许多事都是阴错阳差的,在处理贝石的后事不久,秋生和张正凤就搞到了一起,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具体细节我也很搞不清楚,但我估计开始的时候,他两个的关系也仅限于露水夫妻,互相娱乐而已。张正凤几乎大秋生十岁,还带着两个娃娃,秋生还是在是青头小伙子,就算是假青头,但毕竟还是青头。秋生的本意是娱乐娱乐,张正凤想的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两个都没有想到的是会帮张正凤的肚子搞了翘起来。好在是天随人愿,张正凤挑一挑苹果到莲花街上,在过桥的时候,想起贝石就是在这里将摩托骑下泥鳅河去的,思想一走神,下一个坎就闪着,走了几步,就发现下面在流血,顺着脚杆淌到了脚后跟,回来就生了一个女娃娃。由于是早产,就杀了一个马虎,人们都以为是贝石的底子。张正凤将她儿子贝阴李的新华字典翻了好几遍,才取了一个贝阴珊的名字,大家都说,儿子姑娘都有了,也算是天随人愿,贝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搞修建的弟兄们都为贝石感到高兴。

在贝石死后,张正凤带着三个娃娃,但日子倒比贝石在的时候好像还要好过。不知情的人就说人家张正凤有本事,硬是要得得很。她的兄弟媳妇丁心兰就瘪瘪嘴,扭一下屁股,挤一下眼睛。在背底下就说,有本事,有卖屁股的本事。仔细一想,卖屁股也确实要本事,最起码要东西好,东西不好,还真的很卖不出去,即使卖出去也很卖不成钱。虽然说臭猪头会遇到烂鼻子,百货中百客,但层次就显然要差一些。就像莲花街上的苹果一样,品种好的好看的可以卖到两元一斤,而品种不好的两角一斤都没有人要。在秋生的眼里,像丁心兰这种人,即使倒贴三碗油炒饭他也不会要。

秋生对待贝石的家属张正凤和她的子女,就像共产党对待烈士的

家属一样,特别是对待张正凤的小女儿贝阴珊,可能还要更好些。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视同己出。其实,本来就是自己所出,这一点,秋生和张正凤都是明白的,只有莲花村的多数人蒙在了鼓里。在平时农活忙的时候,比如插秧割谷苹果下树这种需要抢季节的活路,秋生还会带着弟兄些来帮张正凤突击一下,兄弟些也就十分感动,就像免除了后顾之忧了一样,毕竟搞修建是有危险的活路,一天爬高上低的。如果就是这样下去,倒还好办,问题是生活就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死疙瘩,生活就像一棵树,是树就会节外生枝。其实也不是什么节外生枝,只是不按常理出牌而已,算路不依算路来,在偶然性中体现一定的必然性,在将秋生和张正凤搞在一起的同时,在他两个都舒服了的同时,顺便就将秋生的婚姻问题带进阵来了。

四

不管咋个说,秋生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在农村来说,就是大龄青年了,在他的同学中,人家有些结婚结得早的,娃娃都上小学了。当然了,对于那些没有干出点明堂的人来说,接近三十了还没有讨媳妇,就成了寡公子,就要给人家讲闲话了。区别是,讲村里别人的闲话是连媳妇都讨不着;对于秋生,人们不会这样讲他,要讲也是说他太挑了,怕要挑一个七仙女。挑有挑的资本,选有选的根据,秋生毕竟是上千人的莲花村里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小老板,点把点的人他当然是看不上眼的。不说是七仙女,至起码也要像月宫里捣药的玉兔。

婚姻问题,就像推磨一样,上扇不忙下扇忙的事确实存在,在村里,也有主动上门来的,问题是婚姻这个问题不是靠一方面就热得起来的。秋生在家里面是长子,几个姐姐都嫁出去了,连他的弟弟都讨媳妇分家了,家里面就只有他的父母大春和金英在家了,两个老的都是满过五十的人了,因为秋生和他当法官的舅舅金白龙的关系,村里面对老俩个都尊重得很。有个别人家有点高估了自己的女儿,以为自己的女儿二十不到,小他秋生将近十岁,女人嘛,年龄小就是本钱,一摸就出水,有时不摸都会出水。可能会有点希望,就不妨主动一些。后三十年,看子敬父,秋生的时间全部都用到了工程上,他的父亲大春和母亲金英在家,承包地里的庄稼没有盘好,果树也没有管理好,到了季节,就会有人家提一提箩水果来,巴结一下,试探一下,给会有点口语。

在大春和金英那里肯定是有口语的，这么好的姑娘不要你还要哪个嘛。问题是媳妇是秋生讨，捆绑不成夫妻，秋生不拍板，哪个也作不了主。

一度时期，秋生的婚姻问题就成了莲花村的重要问题，对秋生的婚姻问题关心的，除了他的父母大春和金英，除了村里有姑娘的人家，还有一个就是张正凤了。张正凤对自己评价不高，不敢想秋生会讨她，她对秋生是感激的。一晃她的大儿子贝阴李都小学毕业在读初中了，她也不想再嫁了，一来没有合适的，二来带着三个娃娃，也有点吓人。妻要结发，儿要亲生，除非是日脓包，哪个会帮人家养娃娃，又不是自己整不出来。她希望下半辈子跟着娃娃些过算了。在她的三个娃娃中，贝阴李学习刻苦得很，在班上学习不是最好，但还是中等偏上，这个娃娃思想负担很重，一天心事重重的样子，老师也说他有点孤僻。只是不知道他小小的年纪，没有让他冻着，也没有让他饿着，到底在想些什么。

好的女人，不但要懂男人，还要懂事。张正凤是懂事的，懂事的女人就是要善解人意，不要给自己喜欢的人制造麻烦，对于同秋生的关系，张正凤是没有过分的要求的。先是感激，感激就想着报答，女人能报答男人的，就只有自己了。报答过后，就开始喜欢了。对于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不能占为己有的时候，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就关心起秋生的婚姻来，秋生肯定是要结婚的，而且会是跟一个不错的人结婚，这是肯定的。她关心的不是秋生结不结婚的问题，而是秋生和谁结婚的问题，以及秋生在结婚之后自己还能不能对秋生的某些东西无偿使用的问题。这样一来，张正凤也就有了心事。她牵挂着秋生的婚姻问题，人都是自私的，张正凤也不例外，她希望秋生日益迫近的婚姻问题对自己的未来不说有利，至起码要无害。

说来也是凑巧，张正凤的妈带信来，叫她过去，有事情要商量一下。她就想，会是什么事情要商量呢？估计怕是要为她介绍哪个了，估计也介绍不出什么样的人物来。在附近，能让她张正凤动心的男人毕竟不多。但母亲带信来，无论如何她都得回去看看，她背着贝阴珊，一路都在想会是什么事情。回到了螃蟹河娘家，她妈在洗衣服，没有说为她介绍哪个的事情，说的是其他事情。她妈说你外婆九十岁了，大家商量一下去给她做寿，三亲六戚都要去。个个都要去，她妈的意思是她家的人些也全部要去，这样一来张正凤也就要去了。她也想去，好久没有到外婆家去了，张正凤对外婆是有感情的，她也想去耍几天，就给娃娃些穿上新衣服，在莲花街上买了几盒小草坝的天麻蜂蜜，到冷水河她外婆家

去为她外婆祝寿去了。贝阴李说他要读书,他就不跟着去了,张正凤就要他瞧好屋,她两三天就回来了。多说两次,贝阴李就有些烦了,我又不是才三岁两岁,实在不放心就不要去了。张正凤说,现在你就嫌我烦了,等到我老了,你怕更烦不起了。

五

张正凤的外婆白发飘飘,有点像《西游记》上的白骨精,一天都是神神鬼鬼的,九十岁了,真的是儿孙满堂。人的年纪一大,其实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特别是那些家境差的,特别是那些年纪大又身体不好,生活不能自理的,就活成了别人的负担。一旦成为别人的负担,久病无孝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好在张正凤的外婆年满九十,还在耳不聋,眼不花的,儿孙满堂,家家的日子都还过得。要不然还过啥子生日嘛。老外婆在以前是比较低调的,但对她的九十大寿却很看重,一定要叫全部赶拢来,特别强调了她的两个女儿家的阳桃子和张正凤。贴钱的生日,赚钱的竹米,三亲六戚全部来了上百人。张正凤的姨妈比她母亲大两岁,嫁到了离冷水河五公里的蛤蟆溪阳家,老外婆专门说的阳桃子,就是她姨妈的女儿。蛤蟆溪是五尺道上的腰店子,据说在很早以前,有人在这里开黑店,死了的冤魂就变成了水瓢大的蛤蟆,这里出的姑娘水得很,十分能干,也十分泼辣。

穷在街头无人问,自从贝石的丧事过后,这几年亲戚些就走得少了,各忙各的去了,特别是大家都成了家之后,走哪家不带一点东西不好,要带点东西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又不请哪个办啥子事,有时就会起了这个念头但一直动不了身。这样一来,作为隔辈之人,张正凤也就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她姨妈了,如果不是她外婆想起来要祝寿,很可能再是几年也遇不上她姨妈。她外婆要祝寿,张正凤就在他外婆家遇到了她妈家这一方面的主要的亲戚。主要的亲戚几乎都来了,她姨妈也来了。在一个日落时分,沙罐里飘着酥肉的香味,亲戚些都来了,就放鞭炮,像炸豆一样。姨妈不是一个人来的,她是带着她的小女儿来的,也就是我专门提到的阳桃子,今年高中刚刚毕业,学习不好,就没有考起学校,回家来一样事都不想做,天天想着要出去打工。姨妈又不想让她去,说是又不是家里过不去。其实姨妈不让阳桃子出去打工,她是有她的顾虑的,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出去,一个二个都是乱来的,就像牛马